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涇臯藏稿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裘行簡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録舉人臣蔣雲師

涇臯藏稿卷四

明 顧憲成 撰

與李養愚中丞

天惠東南獲徼臨照伏見下車以來剛柔並運瞻聽一新其於品藻人倫激揚吏治既已覽昭曠而越拘攣矣不肖何能賛一辭謬不自量欲有所請不識臺下且許乎否也竊惟仕途獨甲科於格冣高乙科次之貢生又

次之其下貲生最下吏員總而言之皆不若貢生為難何者其出身不如甲乙二科其多籍不若貲生其巧慧而習事不若吏員也無論清濁殊方敏拙異軌即德鈞才敵亦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始堪牽比耳故曰難也竊見本府趙別駕貢生也故名家子而秉槩清嚴蒞事明決左右懾息莫能假其一嚬一笑嘗攝敝邑篆邑人安之其審役一節參伍斟酌折衷允當後來閲節推再四研覆卒無以易而始喟然嗟嘆服其公且明也又竊

見潊邑王二尹貢生也實自令尹量移而孜孜奉公絕不作遷官態至其三尺無撓一塵無染婦人女子皆信之以致四封之内諸無賴惡少斂手以避相戒勿犯殆非聲音笑貌之為而已方今明公正身率物郡邑之間相顧競勸一時號為多賢僕所欲為臺下誦正自不少而獨於兩君倍有惓惓誠感兩君所處獨當其難不可以他例也倘蒙加察果鄙言不謬特假餘靈破格與進俾激於殊遇益思奮勵勉圖報塞恵此元元其造福地

方豈淺淺哉臨緘冐勝懸望之至

又

不肖之辱收於臺下有年矣昨者先慈見背重辱矜念特賜寵奠感刻肺腑苫土悽其末遑叩謝及台旌過幸九龍不肖俚從諸縉紳之末一望清光亦無由稍伸款欵欵然之懐如何云喻兹有一言之獻徘徊累旬仰惟臺下深心廣度方軌古昔不可以凡情測也敢遂陳之蘇郡石太守雅稱潔己愛民當臺下秉憲時業嘗知其

賢而進之矣公也屬以錢糧那移事恐將為弊藪不得已而疏論焉亦公也不肖夫復何言雖然石守之疏略可罪而其能為德於蘇可録兩者固自不相掩也今者直指陳公祖方行查勘輕重之權實在臺下倘蒙曲示寛假速賜結局始焉不以其可録而原其可罪所以伸國家之法既焉不以其可罪而沒其可録所以慰閭閻之情此老公祖始終曲成無涯之至德一時順應無迹之妙用兩者亦自不相悖也語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

人好而知其惡是謂能好惡而知其美是謂能惡臺下
仁人也故不揆其愚而有布焉願垂神察之臨緘皇悚

復中丞養愚李公

頃間正以石守事顲緘請教非敢冒瀆實惟淺劣過叨
超格之愛苟有一念不敢欺隱適接大教則門下之于
石守知之原不為不深而不肖之所為披露于左右者
臺下定不以為大謬也幸甚幸甚臺下素心卓節海内
信之矧于不肖流俗靡靡妄相猜度曾何足云而以座

下問蓋臺下之不自滿也如此此聖賢之用心也不勝佩服獨計門下疏論石守錢糧之事若出于侵罔則其罪莫贖若出于那移則其情可原兩者之分毫釐千里誠以石守此一端質諸其生平之所為特賜寛假則臺下之于善善也長于惡惡也短其所培養成就尤不小矣恃愛不厭瑣瑣伏惟原亮

與鄒孚如銓部

諸景陽丈行曽附致尺一為候忽忽又歲寒矣聖明御

極政柄屢更否泰剥復之機其將在此足下適當用事之位登賢黜邪益得沛然愉快于志意可謂千載一時也弟更何以效其愚無已則有三焉一則願足下求賢以自廣可事者折節而事之可友者推心而友之時時就而謀焉相與切磋天下之人材以辨其用同事諸僚相勉以一體之誼俾各竭所知允則採而行之否則渾而含之精神血脈流貫為一無復毫髮猜貳于其間嘗思祖宗設官獨于吏部築省而定其人正虞廷四門四

聰四目之指不可不察也一則顧足下沉幾獨運操其不測于規矩準繩之外其人果賢歟即臺諫撫按或以為當黜而吾不可其人果不賢歟即臺諫撫按或以為當陟而吾不可庶幾天下曉然知銓衡之地善惡分明幽隱無蔽其於世道人心夫豈小補即如近日李中丞之刺石蘇州孰曲孰直衆口昭然昨弟貽書中丞言之中丞亦欣然不以為忤正宜成中丞之美畢竟束縛格套不免議調此非三代直道而行之心也向令撤去此

障一切裁以至公尊貴無徇卑賤無抑其於世道人心夫豈小補若内欲存臺諫之體外欲存撫按之體反將銓衡之體作第二義看又何用吏部為也一則顧足下革除宰相朝房請教陋規此規嚴分宜時始有至張江陵彌甚蓋分宜當國有所指授尚令其子邀選君於家容而餙之既歡洽而後列牘授之某願選某缺某願陞某缺至江陵直役之矣彼不肖者無足論賢者亦習以為固然隨波逐流沿而不迈其究至於有所進也但進

得相門之君子而四海九州所共瞻仰之君子反不能進有所退也但退得相門之小人而四海九州所指斥之小人反不能退堂堂天曹翻作内閣牛馬走而猶號於人曰吾欲同心以相濟也夫誰欺欺天乎弟之所請於足下者以此足下其謂之何自惟足下深衷傑抱弟何能望萬一即殫其固陋寧裨足下萬一第吾二人生平之交相期于德義不相期於事功事功可雜採而就德義須直心而行有真德義然後有真事功也又念數

年前吾二人時游懋權國徵之間皆曰異日吾欲云云不意二子夭已弟復狠籍田野壯志都耗獨幸足下得道得位得時兼三不易以行於世千古之責居然一人獨肩之凡弟所為惓惓亦二子之志也足下之志伸即弟之志伸弟之志伸即二子之志伸矣努力努力

又

諸景陽行曾附尺一去冬敝邑華春元北上復附得數行托景陽轉致中蒋有所效不知足下以為何如也弟

庸劣無似頃者誠不意有泉郡之命又不意襃然冠旌
籍之首以忝大典當是足下欲玉于成使其縱欲自暴
自棄而不得然而弟則何以稱塞也徒有愧悚而已足
下誠不我捐且不忍傷知人之明願更進而提策之至
懇至懇近見邸報益覺時事紛紜不勝太息惟是直道
昭明亦未有如今日者此中消息似易而難似難而易
足下適當在事殆天之所以試足下也足下何以圖之
膽欲大心欲小行欲方智欲圓此四言最盡所當君子

破格而進之所當小人破格而退之大也好問好察小也悅之不以道不悅方也高下洪纖不拘一轍圓也足下辦此矣在加之意而已近歲藏中所相與切磋佳士為誰乞以見示此是足下今日第一義也努力努力

復楊中台計部

承問吳趙是非僕何能知之竊以為須就此兩人心事與皇天后土參對一番方可下語若但在形跡上校勘恐未免落第二義也高明以為何如伏惟裁教幸甚

復陳侍御南濱

承教皆確論也敢不佩服省中遷轉信乎太驟前時亦曾與一二同志商之緣都給事中係是正官似難虛懸歷查內外大小衙門並無懸正官不補之事獨左右不妨稍緩又似無甚關涉也如主事之員外郎員外郎之郎中耳北中或三四年而不轉南中或一二月而即轉總之齊於俸而止無淹速之嫌也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不易至理到得勢之所窮有不容不稍變通處似難固

執此特十之一二亦只就近推移而已窮而又窮如雲貴兩廣則以優缺處之借以慰悅其心而展布其氣亦無可奈何耳即如近日教官一節就教官論南人應陞者多北人應陞者少就貢生論北人應取者多南人應取者少如以教官為准因其陞而定其取之人與其取之數則貢生有年深而不取年淺而反得取者矣恐無以服貢生之心如以貢生為准因其取而定其陞之人與其陞之數則教官有俸深而不陞有俸淺而反得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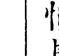
者矣恐無以服教官之心若教官只論教官之俸貢生只論貢生之年一陞一取南北之間自有參差不能一切符合只得就中調停經其八九而權其一二要之亦不至十之一二僅百之一二而已其大體固自南者南北者北耳可按而覆也若北之應陞者若而人北之應取者恰若而人南之應陞者若而人南之應取者恰若而人并此一二而無之豈不大善天道人事似不能如此之巧也近日兩司遷轉大略亦多在本省惟按察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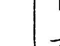
有不能太拘者亦無幾耳遇有帶銜按察使便用填補則益少矣此外則邊道學道而已初意欲將此事商確一至當之說具疏題請著為令筭來筭去並未免有一二礙處到得礙處便是廢法之端不若就方寸間默默調停到礙處亦可活處日接月續後先同心三年之外遠省者可漸漸移至近省近省者可俱就本省轉動蓋法方而意圓法有窮而意無窮此非面丈不能悉至其間畢竟有調停不來處亦非丈不能發其蒙而開其蔽

也感丈厚念先此布復尚期叩謝幷請終教

東滸墅榷關使者

竊惟國家之設關政將假商稅以佐農賦其意甚遠於法自不得不嚴於法既嚴即漏稅之禁自不得不重此理也亦勢也夫誰得而干諸惟是頃者陳明等一呈其中原委曲折有更僕未易數者請陳其概伏惟門下少垂鑒焉當歲癸卯甲辰間稅棍俞愚金陽等所在恣行民不堪命傚里有牙行趙煥者慨然發憤具呈前撫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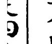
















曹嗣老公祖盡暴其奸俞愚一班痛恨入骨適遇煥於江陰之長涇縲絏之而去殺而沉其屍於河則是趙煥為地方而受禍也當有夏川等具呈於敝府歐陽宜諸公祖以為地方大變因具揭聞諸兩院兩道且屬敝邑林父母刻期撿䚡乃俞愚等並係隔郡人百計延捺煥子希賢妻金氏告道告院矢不共天卒無奈之何愚復搆夥顧堂顛呈撓稅巧圖抵過比今周懐老公祖廉知其狀督責甚切而首惡俞愚且逃矣迄今尚未得結局

致累希賢金氏飲恨茹悲伶仃萬狀傾家蕩產渺無孑
遺而煥也剖骸析骨沉淪九泉之下行道聞之盡為酸
楚適夏川等再呈撫院行縣樹碑各閭僻去處永永遵
守一時搢紳及諸父老咸喜而助成其事亦因以慰已
煥之魂俄聞有惡其害已而毀之者希賢金氏奔往視
之陡遇金陽吳淵等於王莊即前之共謀殺煥者在此
既積恨不平在彼復恃强不下兩相爭閧驚動地方於
是淵陽仍祖顧堂故事搆出陳明揑呈漏稅為先發制

人之計而且波及王溪等甚而鬼名鬼姓青天白日之下造出諸般鬼話不可蹤跡不可影響矣誠就其言而核之尚不知孰為玉石孰為段籍而況曰邀搶曰拒捕哉則是地方又為趙煥而受禍也嗟嗟死者方銜未雪之寃生者更遭無窮之累趙煥已矣又欲并其子若妻而斃之其子若妻已矣又欲并一方而羅織之豈不痛哉此不肖之所以不能不代為一鳴於仁人君子之前者也至於漏稅一事亦尚有當請裁者始趙煥未死敝

里人至城市貨而歸至中途與塘等處各稅棍必指爲漏稅詐而取之往往只剩得一空手及煥被殺當路聞之莫不驚惋共相告語共相檢飭乃始漸漸斂跡耳竊計敝里之去城則四十里也去滸墅則百里也貿遷在四十里之近輸稅在百里之遠無乃非人情乎而況轉水河頭恰當城郭之間業有柵爲之限乎又況所市者類皆小民日用飲食之需不必輾轉行販謀子母也長此不已只出里門便應有稅矣只一蔬一腐皆應有稅

矣民何所措手足乎今碑禁所列陳市王莊等數處視興塘等處之於㳙墅遠更倍之其中往來大半民戸耳間有一二經紀多不過數金上下所歴逺不過數里内外必責之越百里而輸税焉然則興塘等處亦將復修癸卯甲辰故事乎由是推之凡爲漏税之説者公乎私乎抑亦假公行私乎竊恐官受其名彼享其實民受其害彼叨其利碑禁之設正爲此輩而猶相欺相誑略無忌憚乎且夫善用法者不盡法當今新例加嚴法網加

窃據呈東西南北四圍重重盤詰在在關防必無漏矣縱或有之亦千萬之十一耳行不得已之事存不得已之心若為不知也者而置焉不亦可乎此又不肖之所以不能不代為再鳴於仁人君子之前者也不肖抱疴杜門何敢越俎妄談惟是目擊心恫桑梓一體惻不自禁徘徊累日竟忘其僭冒昧披瀝倘蒙門下不見為大謬特賜詢察嘉與主持將金陽吴淵及陳明等面加曉諭警其既往而遏其將來所呈姑寢不問嗣後有以漏

稅告者必係奸人顧斥而去之出諸身則爲德政徵諸民則爲德碑在今日則恵澤覃敷人人歌詠在異日則模範具存人人誦法造福無窮而流芳亦無窮矣不肖幸甚地方幸甚臨緘曷勝懇迫之至

與吴郡博書

抱病下里未獲請御良切耿耿適吴直路到舍謂小兒與沐以德行舉此門下如天之誼能無銘刻退而思之沐孱然稚子耳何所短長至煩採擇反覆尋求不得其

故意者因向時曾齒錄於前任王鍾嵩老公祖而及之歟此則自有說試陳其略王公祖校士盡絶請託二百年來所僅覩諸見遺者羣而譁於王公祖之前于時沐兒在寓杜門不出王公祖偶廉得其狀召而問之且曰子屢試俱列高等即今為子稱屈者正自不少子獨默默何也沐對曰老公祖一秉至公沐實心服何敢有言王公祖曰有是哉可不謂知義安分乎遂逢人稱説且為推轂於楊學院其意蓋欲借以風衆遏競息囂一時

激揚之微權也僕聞之業跼蹐不安矣及温鹽院行部猥復及之益跼蹐不安矣乃可挼以為常乎況沐也齒尚少門下誠欲玉之於成正望徐而養之使之闇然内修進而圖其遠者大者若爾區區重相表暴至再至三猶然不已沐將曰名之易儌如此人之易蓋如此必侈然而不復求向上一步矣非所以琢磨此兒也又令聞且見者相率而議曰人也以退為進以屈為伸其巧如此其討便宜如此此沐亦無辭以解矣非所以保全此兒

也夫人情未有不愛其子者也姑無計是非有利焉未有不欲爲之趨而就之者也有害焉未有不欲爲之趨而避之者也而所謂利害有虛實之辨或似利而實害或似害而實利兩者之分毫釐千里又不可不察也今兹之舉驟而觀之不耕而獲不菑而畬豈不厚幸徐而揆之一則疚心一則貫議一則折福利邪害邪亦不待智者而辨矣是用披瀝肝膽九叩以請仰祈矜察特賜罷免此之爲愛真倍恒情百萬憲等宜何如感也宜何

如報也臨緘昌勝懇切之至

與袁邑博書

新春尚未及面候為歉昨施直路到舍謂小兒與渟以德行舉此門下如天之誼敢不九頓以謝惟是驟而聞之不勝驚愕不勝慚愧徐而思之有二不可有三不便葢萬萬不敢當者敬為門下誦之何謂二不可竊惟德行一途至重典也當路所以搜揚幽懿簡迪殊絶為世作範於是乎在必其涵養之純踐履之篤抱負之宏人

倫推服乃堪應選兒有是否一不可也又必其閱歷之深諳練之久積累之厚年近老成乃堪應選兒有是否二不可也何謂三不便是兒生長田間碌碌無聞猶幸赤子之心未盡漓耳一旦被之以過情之譽倘不善體玉成至意退而砥礪將無闌入聲華場中鑿厥混沌一不便也邑故多賢端修卓詣當自不乏而猥及是兒人將曰此而可舉孰不可舉其爲門下知人之累大矣二不便也僕寂無狀生平於廉恥二字亦頗識得假令親

明之間遇有此等亦須一效忠告况知子莫如父愛子莫如父乃坐視其叨冒僭越靦顔儕輩之間乎行見有識者且不以啗稚子而以啗僕矣三不便也語云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門下之加恵於愚父子至矣能無銘刻獨其迹有類於姑息不敢不披瀝以請仰祈矜察特賜罷免去其所不可而貽之可去其所不便而貽之便此之為德宜何如感也宜何如報也臨緘無任迫切之至

答友人

自孔孟既沒歷千餘年始有周程諸大儒其所以開示來學乃從上相傳一滴真血既是親生又是親乳故撫摩鞠育周慮曲防無所不至看到瑣碎處愈見懇惻只緣從一肚皮中出自然如此近儒直指單提豈不徑捷豈不痛快却只說得一邊話謗所云不哭的孩兒誰不會抱此之謂也足下蓋見諸大儒於說本體處往往引而不發於說功夫處則津津不憚煩近於勞苦費力便

擬為乳娘見近儒於說功夫處往往薄而不屑於說本體處則津津可喜近於親切貼肉便擬為親娘似非究竟義平心論之近儒的念頭亦與親生親乳一般但緣他看得自家易長易養遂認孩兒都易長易養不甚以乳食為意諸大儒却知孩兒有易長的亦有難長的有易養的亦有難養的縱一胞胎中生尚自兩般三樣不能不多方呵護耳竊有一疑堯舜孔孟豈不大聖大賢而兢兢業業到老汲汲皇皇到老君臣儆戒師弟切磨

不遺餘力將其難長難養反不如近儒易長易養耶抑其繩拘尺縛尚不知有單提直指之妙訣耶殆非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髮放鬆淵墜氷陷是故見其易者未必果易還是心粗見其難者未必果難還是心細足下試看細的是本體粗的是本體這本體即在功夫之中還在功夫之外便知那箇是親娘那箇是乳娘也足下又遡自有宋及於我明後先諸儒考其因時立教之方謂仁義禮智互相補救今宜實之以信大意亦近至

自挼垂髫異於童稚有室異於垂髫深覺信之難全欲求返異歸同最是切問語云自家有病自家醫又云知得病便是藥足下既已知得只去著實調服矛復何云無已惟有濂溪所揭無欲二字極好夫何故這箇欲自人生落地時便一齊帶下千病萬病皆從此起我要為善這箇却出來做對頭不愁你不屈伏我不肯為惡這箇却出來做牽頭不愁你不依順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這便

是垂髫異於童稚有室異於垂髫的公案所謂人心惟危以此道心惟微以此堯舜之不能不兢兢業業孔孟之不能不汲汲皇皇亦皆以此須辨取明白一刀斬斷拔出自家一箇身子來然後要為善便真能為善要不為惡便真能不為惡仁真仁義真義禮真禮智真智恰好鑄成一箇信字也陳白沙先生曰人須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每誦之輙為洒然若識不破跳不過終日營營只要倍奉這軀殼其與糞壤之蠅蛆何異到那裏無

論親娘乳娘都救不得也足下其歸而體之如有可否
願以復我

復耿庭懐明府

承示大學讀喜甚老父母卓絶之識乃肯如此細心體
究真大勇也竊意吾輩於此事或静中有得或動中有
證随時拈出密自參考未為不可如將古人經典枝分
節解恐未免有無事生事處非所望於門下也二千年
來訓詁家只推得朱夫子一人説者猶嫌其多了些子

況吾輩可效之乎恃愛直布其愚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復徐匡岳

建祿至拜教之辱頗以為慰弟自分衰劣業具疏乞休何能副雅念萬一也天命志學二繹仰荷印可甚幸總之何能逃於知止知本之外且愧尚茫然言詮未能實有諸已不知吾丈又何以策之耳李先生經說向嘗卒業茲蒙再頒一番拈動一番新當於此默自證焉公祠之舉甚愜輿情不腆附往聊寄仰止之私而已相望千

里把臂未期便中彼此無忘寄聲為願

又

來教誠明之說甚當非愚劣所及乃聖賢於此有專言者有偏言者有互言者知及仁守則所重在誠行著習察則所重在明會而通之各有攸當丈以為何如見羅先生被誣之事業言諸伍容老據云非敢誣也一一得自邸報耳但裸體等語委覺不雅當為删之此老自是君子而多主先入之說久之或更有悟也輯要之賜如

獲真珠船俟從容卒業請益耳建祿還附此百不宣一

願言自愛

復李滋虛

向辱枉教良慰傾企再承頒示誨言讀之益爲豁然其

字指作本來面目不若將來作時習之之字斯之未能

信斯字更妙見字似宜活看不得著相如著相竊恐見

性體之參前倚衡與見忠信篤敬之參前倚衡無以異

也丈以爲何如管東溟先生一世人豪葢至今時時夢

寐見之特以凡襟急切難於描寫尚在徐徐耳不敢忘也拙記求正幸不鄙而裁之懇懇率爾布謝不盡欲請尚圖顒候

答周仲純

得示具見用心之密靜坐是入門一妙訣李延平先生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乃就中㸃出一個活機又靜坐一妙訣學是學個恁麽當於此有會不必問孔孟有是與否亦不必問克己與不遷不怒同乎異乎

否也無已即兄所舉學而時習之一章絫之世間物事那箇是人知之不加人不知不損的那箇是最可悅最可樂的自應了了矣兄以為何如便中幸不惜裁教為望

又

所需架頭書數種奉上人有福方肯讀書書有福方遇肯讀者今人與書可謂兩相遭矣

簡伍容菴學憲

浙為材藪得年丈主其學政甚善所以甚善非僅僅文藝間徵德行明示予奪真有一段風釆令人改觀易聽此方是第一功德非足下孰與望之若夫杜請託抑奔競此又年丈餘事不須喋喋耳如何如何平湖陳員嶠儀部年丈所知也不幸夭已而又無子凡在人倫莫不傷悼顧不知曾俎豆于賢祠否此君澌然無年乃其志節耿耿自可千秋寧以此舉為重輕要以表章揚勵軌示來者則當路之責君子之事在年丈尤是今日第一

舉也偶便附此于湯見𢆯年兄伏惟亮裁幸甚

又

歸田以來惟有杜門養痾一片狂心對松菊冷冷不復著影于胸中矣丈念我勤渠高誼干雲祇增愧悚讀手教又知浙中督學之難邇來士習日下奔競成風丈毅然障狂瀾而東之何以副羣小之望即此便是丈生平學力他又何論古今惟鄉愿有譽無毀丈自待何如能若是乎否也惟丈益崇令德盡其在我而已前沈几軒

太史乃郎過此已知丈垂情圓嶠陳丈之至一死一生乃見交情門下其是乎景逸丈令祖復蒙撤祀名宦丈之敦賢崇化昭示風軌雖古人何以加在弟且不勝嘆服即景逸之感刻可知矣秋風漸爽顧言珍重

又

辱念良荷知己之誼讀外臺事紀一言一動皆關世教即乃真著述何謙讓也弟居病數年此生已自分與藥石作伴丈亦有何清恙乎詢使知且脫然信松栢之姿

不同蒲柳也方今無善無惡之説盈天下其流毒甚酷弟不揣僭有推敲正為高明所笑丈乃謬有取焉竊以自信丈成自是豪傑異時尚當從丈面證今未敢漫爾相復也

與董思白學憲

向聞楚中督學之命竊為楚賀得丈楚實材藪也又為丈賀得楚計今便且浹歳錫極提衡人倫象指衡岳洞庭之間所為瞿然顧化者當有不減於文清之山東文

莊之江右者矣甚願與聞焉千萬無讓無吝鄒太僕孚如先生丈所知也其操概爵如其事業朗如其文章炳如計必採輿論俎豆鄉先生之祠矣乃其山居之日特建尚行精舍與多士相切磋尤其精神所注竊以為宜并祀孚如於此中非謂孚如藉此為重表往者乃以勵來者俾其邑人士自今以後世世有所觀感而興起以不負孚如一片心實主張世教第一事也丈以為何如久欲相聞未得良便適從馮元敏詢有鴻鯉輒爾投寄

懸知丈有同心千里一堂不俟辭之畢也顒望顒望

答友人

足下滿腔赤心神明自異衷憒如僕殊賴洗發世趨愈下岐路紛然誠如來諭要之其無常者不可測其常者則在我夫亦守其在我而已昔宣尼思狂狷而賊鄉愿其論與人則曰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良有味乎其言之也敬為足下誦之長安名賢不乏可事可友何容當面錯過其大本大原夫亦在我而已恃愛僭布其愚高明

以為何如

與諸敬陽儀部

當足下朝釋褐而夕為海忠介發憤偕彭旦陽及吾家季抗疏闕下浩然棄一第而歸弟聞之作而嘆曰有是哉其芥視軒冕也久之起秉南陽之鐸適鄒孚如銓部北上特過而訪足下突入臥室見破幃敝衾蕭然書生甚為嗟異退而割囊中二金遺之曰聊以佐苜蓿比陞任到京復躬自齎還封識宛然益為嗟異遂以能甘清

若舉已請告家居郭希宇中丞自楚餽五金足下破其緘析受五星而返其餘馬弟聞之又作而嘆曰有是哉其塵視金玉也中心誠愛之欽之願為執鞭惟恐其不得當也乃數年以來所聞駭異一而至置之矣再又至焉再而至亦置之矣三又至焉迄於今猶然嘖嘖未已也乃始不能釋然因而從中細加體察平心而論竊以為有可原者又有可討者有可惜者又有可喜者請得為足下詳之足下滿腔是直腸偶有所激而不平遂往

往至於犯衆忌言人之所不敢言又滿腔是熱腸偶有所憐而不忍遂往往至於冒衆嫌言人之所不肯言多口之招大半由之故曰可原也惟是人言具在其果一一是真耶今日之敬陽即昔日之敬陽也何判然兩截如是吾既不敢信彼而疑此其果一一是誣耶今日之人心即三代直道而行之人心也何顛倒不情如是吾又不敢信此而疑彼兩下推求莫得其故故曰可訝也雖然是有說矣隨俗易自立難足下而甘為庸衆人也

人亦庸衆之矣其責備必寡今足下而不甘為庸衆人也人亦不庸衆之矣其責備必多是故堅而磷反不若未堅而磷者鮮受磨之跡也將何以謝此堅白而緇反不若未白而緇者鮮受涅之跡也將何以謝此白故曰可惜也幸而毘陵座上啟新丈所促膝而規極其峻厲東林齋頭景逸丈所秉燭而諭極其激切在子弟輩猶難甘受而足下怡然承之略不少介辭色即本來面目依然不失乃是起死回生一大機良可喜耳抑聞之所

貴乎知過者非貴其知之已也貴其改也所貴乎改過者非貴其草草塗抹於一時已也貴其洞照病根一刀兩斷永絶而不復萌也假令今日有一錯焉第自認曰吾不是明日有一錯焉亦第自認曰吾不是徐而按之轉口而未必轉步轉步而未必轉身竊恐暫開之一竅易塞夙染之熟處難忘所謂野火燒不盡東風吹又生竟此生無廓清之期也然則如之何其必返照初心斷以聖賢豪傑自期待堅砥末路痛以盜賊禽獸自刻責

日新而又新又新而日新向來滿腔直腸不但用之他家而必用之自家向來滿腔熱腸不浪用之小人而必用之君子翻然將五臟六腑濯以江漢暴以秋陽一一重新換過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異時無常到日不至吃閻羅老子棒耳葢弟夙企玉峯兩賢一為張可菴給諫則擬諸劉季陵一為足下則擬諸杜太僕曾於給諫以杜太僕進今於足下當以劉季陵進損有餘而補不足自是相成之誼其何敢水濟水火濟火有負足下

足下能為人盡言必能受人盡言知亦不我負也嗟嗟日月如馳人身難得足下行年六十有二矣還能再活六十二否此時一蹉永刼難補可容兒戲弟誠不勝惓惓輒此饒舌惟足下作一竹竿到頭人惟足下作百尺竿頭進步人惟足下一生行徑於此結局惟我二人三十年交情亦於此結局矣弟言有盡弟意無盡念之念之

又

足下受善之勇真不可及敬服敬服聞琴川松陵各有寄莊户此必迫於親交之情不得已而應之耳急須除之君子自愛愛人皆以德不以姑息萬勿再爲因循冒虚名而貽實玷此非特弟之意實諸同好之意也努力努力。

簡王弘陽司空

周懷老公祖極荷知己之愛感不啻口此老不特撫吳之績文襄以後鮮見自其釋褐之初即與交好及進臺

中所當儕鶴徹如諸君子杌捏間皆有以自立非漫然與世浮沉者近日忽致紛紛牽粘不已幾若兩截然良所未解得不見棄於大君子其亦可無憾矣如何如何巖穴諸賢近時見推轂而獨不及沈繼老由向來一種異論浸潤得人深也此老好善嫉惡太甚則有之要其心胸自是青天白日不知者至詆為鬼蜮即令太宰公亦似尚有這個在為繼老計進退行藏無所不可為太宰計却須破得此關方是古大臣風猷耳翁以為何如

與吳文臺比部

近來奇事種種不乏乃不肖覲於臺下則又奇之奇也曾有名實雙茂如臺下敭歷多所如臺下四十年甲科如臺下猶然郎署者乎此不肖之所不解也以為世莫之知耶何以物色之寂寞偃蹇之中以為知之耶一歲九遷玆其時矣何尚遲遲也此又不肖之所不解也雖然於臺下則奚損焉非惟無損乃益見臺下耳如何如何不肖修行無力動而招尤老而不改臺下念一日之

雅嘉與拂拭至取敝帚而千金享之旣感且愧而令而往其何以報惟應痛自鞭策謹保桑榆以無重門牆之辱而已尚願不鄙而加督焉幸甚率爾申候不盡積企倘因緣九龍之靈得以便繳台旌之辱卽摳衣請御舒我饑渴實至願也臺下其許之否

與丁大叅勺原公子

楊建禄來以尊府君之訃告初恍惚如夢旣而知其真也相對流涕覆面肝腸為裂竟不能出一語嗟嗟已矣

有奇抱而不克展也有奇寃而不及申也而已矣後死者能無責乎雖然其不已者固自有在非夫年之謂也且聞長君業不禄矣獨足下方當英齡翩翩起也然則父兄擔子足下實一身肩之矣所以不已尊府君者又自有在非夫僅僅哭泣之謂也念之念之相去千里相望一水恨衰病之軀不能匍匐相從憑棺一哭以洩生死之痛輒此代唁敬薦一觴個中所懷累累滿腹未吐百一嗚呼其為我焚此箋於尊府君几下

與李見羅中丞公子

伏惟尊府君老先生主盟斯文直接孔曽不傳之緒海内學者莫不奉為正宗一旦山崩木壊倀倀無依莫不相顧嗟悼而不肖辱在陶鑄之末尤有百倍於恒情者則亦惟虔奉遺訓見於羹見於牆庶幾先生之黙鑒之不忘夙昔之鞭策而已相望千里衰病之軀不能匍匐以趨敬薦瓣香薄申生死之感幸門下叱而致之先生之靈門下紹隆家學擔荷良重百凡自愛慰我同好

簡李元沖銀臺公子

昨秋忽聞尊府君老父母之訃不勝震驚追憶生平不自知其淚之淫淫下也邑中諸父老子弟輾轉傳告咸相向哭失聲諸子衿遂合辭為聞於當路俎豆名宦若曰庶幾得以朝夕瞻拜焉聊自解慰云爾非老父母實心實政淪膚浹髓何以致此乎敬告孝子慈孫願以聞於老父母之靈也而不肖且薄薦瓣香一申生死之感幸并為我叱而致之賢金玉紹隆世美擔子良重所以

不泯尊府君者應自有在僕老矣尚拭目而觀之無徒以哭泣為孝也如何如何臨風耿耿不盡所懷

復方本菴

不肖下里之鄙人耳無所聞知少嘗受陽明先生傳習録而恱之朝夕佩習不敢忘獨於天泉橋無善無惡一揭竊訝之間以語人輒應曰此冣上第一義也則益訝之俯仰天壤幾成孤立頃歲從令郎老公祖受心學宗讀之不覺躍然起曰孔孟之正脉其在斯乎是天之不

棄吾道而以先生畀之也於是竊自幸有所歸依矣而又愧管蠡之效未足以揚搉萬一也乃辱翁臺俯加採擇惠然與進千里騰書益以四集得未曾有且為預訂秋水之約此正不肖之所當齋沐而求竭蹷而趨者何乃坐而得之於翁臺哉且喜且驚且愧是又天之不棄不肖而以先生賜之也謹九頓以謝蕪語二種附呈統祈斧政為荷

復唐大光

足下睠焉有意乎家世道脉甚卓求放心三字又切問也竊以為心之為物與雞犬不同雞犬放而在外收而在内有方所可求至於心只在人欲上便是放在天理上便是收天理本内也因而象之曰在内人欲本外也因而象之曰在外非有方所可求知此則知把柁之所在矣今曰著意收也恐收即成礙任其走作腔子裡何物把柁似只在方所上揣摩不見箇安頓而不於理欲關頭討箇分曉將來恰成一弄精魂漢乃放心非求放

心也如何如何足下試歸而體之或然或否不妨再作商量耳

與魏念屺

不肖竊從令甥敬陽丈習聞高雅欣爲執鞭久矣病懶相仍未能摳衣請御藥碗之餘聊有記存生平缺漏一一迸出尚未及就正有道何意門下采葑采菲謬見收録甚而不惜災木嘉與流通自省薄劣何顔而可以承此至如莊簡先生二集正生平之所羹牆夢寐一旦儼

然分庭授之餘而畀之如天之貺堪為世寶又不知何修而可以對此也且愧且感且感且悚九頓嗚謝尚應徼敬陽丈之靈紹介左右以遂登龍之願不宣

與周中丞懷魯

世路羊腸自古為然至今而甚至老公祖而加甚鴻飛冥冥弋人猶慕老公祖其如彼何乃江之東百萬生靈家尸户祝江之西三徑無恙松菊有主一身輕而萬事足呼牛呼馬直付之洒然彼亦無如老公祖何也獨不

肖弟忝附搢紳之末又辱道義之好竟坐視滔滔無能有所効其萬一仰慙知己下慙父老以此日夜耿耿耳相望各天靡由縮地聊此遣候薄紓夢思一絲附將庶幾時得周旋於玉體云爾臨風神結不盡欲言伏惟加飯慰我同好

復董玄宰學憲

承示方正學先生求忠書院記時且欲就寢復燒燭讀之至孔朱忠臣二語不覺爲之且驚且喜且喜且驚遂

不覺逕為之下拜也曰有是乎舉我太祖紀綱一世之精神及吾夫子紀綱萬世之精神等閑收攝盡矣此所謂有關係文字也不肖方當揭諸日月與天下共之其何敢私又何敢謝謹復

復張繼山

不肖寃竊從陳雲浦先生橋梓獲聞大雅久矣不謂門下胸次間亦有菰蘆一腐生也伏讀手箋勤渠鄭重何敢當何能當將無假此啟我以嚮往策我以前途耶則

亦何可不勉圖淬礪以求報稱也再讀教言諸所闡發一一流自赤心非深造自得何以有此至所表章特於周程諸大儒為惓惓取日虞淵作世手眼其匡維不小矣欽服欽服不肖憲豪髮無聞焦之精力晝消衰病交迫悠悠此生莫知下落不揣漫以蕪刻求正幸蒙門下始終不鄙痛賜鍼砭則又何可不益圖淬礪以求報稱也望之望之馮少墟侍御向在都門曽有一日之雅不謂別來卓詣如此雲浦先生家世清白自長公物故益

復蕭然今其子伯純至不能保鳴玉數竿伯純有兩郎僕以小孫女字其次郎亦愧未能相為潤也辱念寄存生死肉骨誼高千古矣役旋謹復并謝

與儀部丁長孺

聞公南宫之報甚慰近來士風鄙靡亡論患得患失如鄙夫之為也者即如應對唯諾間以方之諸生之時大徑庭矣始而以為不得不然既而以為當然久而不覺與之俱化進身之始不得不為賢者勘破耳

又

前自武林還初意欲相期一晤已而竟不果得諭良荷注存承示新功甚善周子揭主靜是得手事程子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是入手事李延平教人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又就中點出一活機此大儒留下海上單方也新秋枉訪當有以相証焉

又

久不得晤言之好良以為悵蒙手翰之辱閱知足下年

來用心之密喜不可言竊惟此事只有一條路日用之間縱千蹊萬徑亦總歸於一條路吾輩於此默默體察切切持循積累久之自當有進過去未來皆不必計所謂先事後得也足下以為然否九月之會數日以俟此時當得面商也

又

别來忽又冬半矣日月如飛真自可惜向所面商似屬第二義要之亦只看理會處何如即所謂第一義亦不

在門面上也便中乞有以示之養冲一疏甚為世道之光他又何言徹如入宫見妒至今尚為不了公案不知當事者果何意也

又

先有八行附中甫寄上隨得手教并作報想當不浮沉耳救荒無奇策自古難之如足下所云才誠兩合便是奇策也周中丞業疏報全荒且請全蠲不知果何如總之此老甚留心地方甘紫老亦正不減兩地所恃此二

天耳鄭太初疏當已見真頂門一針也吾輩林壑間復增一畏友誠可喜耳如何如何

又

東林之會風色蒸蒸座上發貧賤富貴一則尤令聽者竦起足下之功於是乎大矣試播諸副墨傳為共寶不亦善乎顧之顧之二難商語録往幸加裁摧此本宇宙間公共事無以區區形跡為嫌也陳筠老必能作一路福星其傾慕足下不減緇衣地方事宜留心剖示以成

其美僕述足下旨為道費邑令公之賢渠甚然之并以倡道之説進歎然首肯也于其行附此許敬老乃郎已歸未有可相聞者便中示之

又

得手書不勝欣慰足下之用心如此何患不日進也寡欲二字極妙極妙周元公首闡聖學亦只此二字此是一了百了功夫更不須疑願與足下共勉之亦只密切做去不須悔前慮後反成憧憧令心體上多一事也如

何如何琴川耿令公大有志於學渠甚嚮往足下秋風時欲相約過此一會足下當不吝也握手之期恐即在此矣

又

時局種種可憂真如抱薪於欝火之上特未及然耳不知吾輩得高枕青泉白石間否也如何如何

又

適自武林還正欲約足下一晤見吴海洲乃知足下正

在武林也可謂覿面相失矣悵然久之足下乃得浮躁名大竒然海內賢者無不顧而嗟異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及直道自是不負人足下可以自信更努力以圖動忍增益之效程伯子讀舜發于畎畒章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裡過此非老頭巾語也如何如何許敬菴先生今在何所計必決歸計倘有相聞願問之吳會之間得借此老為青山主盟固是妙事耳足下當以為然也倚楫漫筆不多及舍弟去冬又一大病絕粒者三十日今

幸無恙尚費調理知足下所念附及

又

聚樂之念積之數年聊試爾爾足下乃肯不遠數百里來赴令我神晤連日所聞種種有槩於鄙衷天生豪傑原為世教既為世教自不能與時俯仰裁成輔相於是乎在足下何疑焉行住坐卧偶有契會便應揮記既見真吾無可自考正不必以成篇為拘如舉子業然秋末冬初得過我共話數日何快如之劄記六册附上暇中

乞為商正尤所望也

又

衰念賤體甚感年來應減者幾乎減之盡矣而未能有所增益此是自家欠得力也如何如何許敬老之謚公論必不可缺自當留意不知部中謚議何如幷一詢之段黃門發密揭事大有功於世道此是執政真贓賴不得也向僕亦欲為皇上明寃亦一證佐矣三家宰行蹟附覽平湖公一段精神尚未曾拈出足下宜一闡之孔

孟圖譜領訖尊稿尚未細閱乞將周程張朱年譜一查恐尚有宜添入也如鵝湖之會亦是千古大公案不可缺耳如何

簡覲察鄒龍翁老師

新歲台候萬福凡在門牆孰不欣慰茲有所啟則以通家友郡庠生陳爾杭之故雲浦先生鄉邦冠冕自其長君太學生爾耕中道夭門戸日落外侮交至爾杭竟為盜所中不肖憲受雲浦先生國士之知不勝痛心卒無

奈之何及見挼君駿詞不覺喜而欲狂片言居要起死回生乃相與叩天而呼呼天而謝以為是蒼蒼者默啟而默佑之耶歲杪晤吳縣王學博始知皆老師之為之維持調護于其間也恩加于不求德施于不報祇念先人一日之雅而波及其後人此之為誼真足以上邁古人下愧今人矣而爾耕之子藝之復來告曰叔氏藉大君子之靈誠厚幸第其事尚須覆審始定願再乞一言丁寧之憲誚之曰老師不難于冒衆嫌伸獨見功且九

仞矣而何難于一簣老師不難于直指使者之前反覆强聒成案且居然更矣而何難于郡縣況前此原不待求而應今何容贅掠美市恩憲不為也無已以父子至情為雲浦先生謝以兄弟至情為太學君謝以叔姪至情為藝之謝則可矣因遂布此以展銜結之萬一惟老師委曲矜全之爾杭才質通敏躬罹大難仗庇復得自解誠非常之遇自今以往必當動心忍性力懲亢厲之非粹然以善人君子自律俾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一洗

吸吸之口老師之賜等于覆載矣臨緘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涇臯藏稿卷四